五代史記 一三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五

南漢世家第五

劉隱　弟龑　龑子玢　玢弟晟　晟子鋹

劉隱其祖安仁上蔡人也後徙閩中商賈南海因家焉父謙爲廣州牙將唐乾符五年黄巢攻破廣州去略湖湘閒廣州表謙封州刺史賀江鎮遏使以鎮梧桂以西歲餘有兵萬人戰艦百餘艘謙三子曰隱台巖謙卒廣州表隱代謙封州刺史乾寧中節度使劉崇龜死嗣薛王知柔代爲帥行至湖南廣州將盧琚覃玘作亂知柔

不敢進隱以封州兵攻殺琚玭迎知柔知柔辟隱行軍司馬其後徐彥若代知柔表隱節度副使委以軍政彥若卒軍中推隱爲留後天祐二年拜隱節度使梁開平元年加檢校太尉兼侍中二年兼靜海軍節度安南都護三年加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南平王隱父子起封州遭世多故數有功於嶺南遂有南海隱復好賢士是時天下已亂中朝士人以嶺外最遠可以避地多遊焉唐世名臣謫死南方者往往有子孫或當時仕宦遭亂不得還者皆客嶺表王定保倪

曙劉濬李衡周傑楊洞潛趙光胤之徒隱皆招禮之定保容管巡官曙唐太學博士濬崇望之子以避亂往衡德裕之孫唐右補闕以奉使往皆辟置幕府待以賓客傑善星曆唐司農少卿因避亂往隱數問以災變傑恥以星術事人常稱疾不起隱亦客之洞潛初爲邕管巡官秩滿客南海隱常師事之後以爲節度副使及龔僭號爲陳吉凶禮法爲國制度略有次序皆用此數人焉乾化元年進封隱南海王是歲卒年三十八弟龔立

龔初名巖謙庶子也其母段氏生龔於外舍謙
妻韋氏素妬聞之怒援劍而出命持龔至將殺之
及見而悸劒輒墮地良久曰此非常兒也後三
日卒殺段氏養龔爲已子及長善騎射身長七
尺垂手過膝隱爲行軍司馬龔亦辟薛王府諮
議參軍隱鎭南海龔爲副使隱卒龔代立乾化
二年除清海節度使檢校太保同平章事三年
加檢校大傅末帝即位悉以隱官爵授龔襲封
南海王唐末南海最後亂僖宗以後大臣出鎭
者天下皆亂無所之惟除南海而已自隱始亦

自立是時交州曲顥桂州劉士政邕州葉廣畧
容州龐巨昭分據諸管盧光稠據虔州以攻嶺
上其弟光睦據潮州子延昌據韶州高州刺史
劉昌魯新州刺史劉潛及江東七十餘寨皆不
能制隱攻韶州龔曰韶州所賴者光稠擊之虔人
必應應則首尾受敵此不宜直攻而可以計取
隱不聽果敗而歸因盡以兵事付龔龔悉平諸
寨遂殺昌魯等更置刺史卒出兵攻敗盧氏取
潮韶又西與馬殷爭容桂殷取桂管虜士政龔
取容管逐巨昭又取邕管隱龔自梁初受封爵

亶並朔而已貞明三年龔即皇帝位國號大越改元曰乾亨追尊安仁文皇帝謙聖武皇帝隱襄皇帝立三廟置百官以楊洞潛爲兵部侍郎李衡禮部侍郎倪曙工部侍郎趙光胤兵部尚書皆平章事光胤自以唐甲族恥事僞國常怏怏思歸龔乃習爲光胤手書遣使間道至洛陽召其二子損益幷其家屬皆至光胤驚喜爲盡心焉龔性聰悟而苛酷爲刀鋸支解刳剔之刑每視殺人則不勝其喜不覺朶頤垂涎呀呷人以爲真蛟蜃也又好奢侈悉聚南海珍寶以爲

玉堂珠殿二年祀天南郊大赦境内改國號漢
龑初欲僭號憚王定保不從遣定保使荊南及
還懼其非已使倪曙勞之告以建國定保曰建
國當有制度吾入南門清海軍額猶在四方其
不取笑乎龑笑曰吾備定保久矣而不思此宜
其譏也三年册越國夫人馬氏爲皇后馬氏楚
王殷女也四年春置選部貢舉放進士明經十
餘人如唐故事歲以爲常七年唐莊宗入汴龑
懼遣宮苑使何詞入詢中國虛實稱大漢國王
致書大唐皇帝詞還言唐必亂不足憂龑大喜

又性好夸大嶺北商賈至南海者多召之使升
宫殿示以珠玉之富自言家本咸秦恥王蠻夷
呼唐天子爲洛州刺史是歲雲南驃信鄭旻遣
使致朱鬃白馬以求婚使者自稱皇親母弟清
容布燮兼理賜金錦袍虎綾紋攀金裝刀封歸
仁慶侯食邑一千户持節鄭昭淳昭淳好學有
文辭龔與游宴賦詩龔及群臣皆不能逮以
隱女增城縣主妻旻八年作南宫王定保獻南
宫七奇賦以美之龔初名巖又更曰陟九年白
龍見南宫三清殿改元曰白龍又更名龔以應

龍見之祥有胡僧言讖書滅劉氏者龔也龔乃採周易飛龍在天之義爲龔字音儼以名焉四年楚人以舟師攻封州封州兵敗於賀江龔懼以周易筮之遇大有遂赦境内改元曰大有遣将蘇章以神弩軍三千救封州章以兩鐵索沈賀江中爲巨輪於岸上築隄以隱之因輕舟逆戰陽敗而奔楚人逐之章舉巨輪挽索鎖楚舟以彊弩夾江射之盡殺楚人三年遣將李守鄘梁克貞攻交趾擒曲承美等承美至南海龔登儀鳳樓受俘謂承美曰公常以我爲僞廷今反

面縛何也承美頓首伏罪乃赦之承美顒子也
克貞又攻占城掠其寶貨而歸四年愛州楊廷
藝叛攻交州刺史李進進遯歸龔遣承旨程寶
攻廷藝寶戰死五年封子熠樞邕王龜圖康王
洪度秦王洪熙晉王洪昌越王洪弼齊王洪雅
韶王洪澤鎮王洪操萬王洪杲循王洪暐息王
洪邈高王洪簡同王洪決建益王洪濟辨王洪道
貴王洪昭宣王洪政通王洪益定王九年遣將
軍孫德晟攻象州不克十年交州牙將皎公羨
殺楊廷藝自立廷藝故將吳權攻交州公羨來

乞師龔封洪操交王出兵白藤以攻之龔以兵駐海門權已殺公羨逆戰海口植鐵橛海中權兵乘潮而進洪操逐之潮退舟還轢橛者皆覆洪操戰死龔收餘衆而還十五年龔卒年五十四謚天皇大帝廟號高祖陵曰康陵子玢立

玢初名洪度封秦王龔子耀樞龜圖皆早死玢次當立龔病卧寢中召右僕射王翻與語呼洪度洪熙小字曰壽雋雖長然皆不足任吾事惟洪昌類我吾欲立之柰何吾子孫不肖後世如鼠入牛角勢當漸小爾因泣下歔欷翻爲龔謀

出洪度以邕州洪熙容州然後立洪昌爲太子議已定崇文使蕭益入問疾龑以告之益諫曰必者得立長者爭之禍始此矣由是洪度卒得立更名玢改元曰光天尊母趙昭儀爲皇太妃以晉王洪熙輔政玢立果不能任事龑在殯召伶人作樂飲酒宮中裸男女以爲樂或衣墨縗與倡女夜行出入民家由是山海間盜賊競起妖人張遇賢自稱中天八國王攻陷循州玢遣越王洪昌循王洪杲攻之遇賢圍洪昌等於錢帛館裨將萬景忻陳道庠力戰救二王潰圍而

走玢莫能省嶺東皆亂洪熙日益進聲妓誘玢爲荒恣玢亦頗疑諸弟圖已敕官官守宮門入者皆露索洪熙洪杲洪昌陰遣陳道庠養勇士劉思潮譚令禋林少彊少良何昌廷等習爲角觝以獻玢玢宴長春宮以閱之玢醉起道庠與思潮等隨至寢門拉殺之盡殺其左右玢立二年年二十四謚曰殤弟晟立

晟初名洪熙封晉王既弑玢遂自立改元曰應乾以洪昌爲兵馬元帥知政事洪杲副元帥劉思潮等封功臣晟既殺兄立不順懼衆不伏乃

益峻刑法以威衆已而洪杲屢請討賊隂勸晟誅思潮等以止外議晟大怒使使者夜召洪杲洪杲知不免乃留使者入具沐浴詣佛前祝曰洪杲誤忝來生王宮今見殺矣後世當生民家以免屠害涕泣與家人訣別然後赴召至則殺之冬晟祀天南郊改元曰乾和群臣上尊號曰大聖文武大明至道大光孝皇帝二年夏遣洪昌祠襄帝陵於海曲至昌華宮晟使盜刺殺之晟自殺洪杲由是與諸弟有隙而洪昌最賢襲素所欲立者晟尤忌之故先及害鎮王洪澤居

邕州有善政是歲鳳皇見邕州晟怒使人酖殺之而諸弟相次見殺三年殺其弟洪雅又殺劉思潮等五人思潮等死陳道庠懼不自安其友鄧伸以荀悅漢紀遺之道庠莫能曉伸罵曰憨獠韓信誅而彭越醢皆在此書矣道庠悟益懼晟聞之大怒以道庠伸下獄皆斬之於市夷其族以右僕射王翻爲英州刺史使人殺之於路五年晟弟洪弼洪道洪益洪濟洪簡洪建洪暐洪照同日皆見殺六年遣工部郎中知制誥鍾允章聘楚以求婚楚不許允章還晟曰馬公復

能經畧南土乎是時馬希廣新立希萼起兵武陵湖南大亂允章具言楚可攻之狀晟乃遣巨象指揮使吴珣内侍吴懷恩攻賀州已克之楚人來救珣鑿大穽於城下覆箔於上以土傅之楚兵追城悉陷穽中死者數千楚人皆走珣等攻桂州及連宜嚴梧蒙五州皆克之掠全州而還九年冬又遣内侍潘崇徹攻郴州李景兵亦在與崇徹遇戰大敗景兵於宜章遂取郴州晟益得志遣巨艦指揮使暨彥贇以兵入海掠商人金帛作離宮遊獵故時劉氏有南宮大明昌

華甘泉玩華秀華玉清太微諸宮凡數百不可悉紀宮者林延遇宮人盧瓊仙內外專恣爲殺戮晟不復省常夜飲大醉以瓜置伶人尚玉樓項拔劒斬之以試劒因幷斬其首明日酒醒復召玉樓侍飲左右白已殺之晟歎息而已十年湖南王進逵以兵五萬寇谿洞蠻攻郴州潘崇徹敗進逵於蠔石斬首萬餘級十一年晟病甚封其子繼興衛王璇興桂王慶興荊王保興祥王崇興梅王十二年晟親耕藉田交州吳昌濬遣使稱臣求節鉞昌濬者權子也權自龔時據

交州龔遣洪操攻之洪操戰死遂弃不復攻權死子昌岌立昌岌卒弟昌濬立始稱臣於晟晟遣給事中李璵以旌節招之璵至白州濬使人止璵曰海賊爲亂道路不通璵不果行晟殺其弟洪邈十三年又殺其弟洪政於是龔之諸子盡矣顯德三年世宗平江北晟始惶恐遣使脩貢於京師爲楚人所隔使者不得行晟憂形於色又嘗自言知星末年月食牛女間出書占之歎曰吾當之矣因爲長夜之飲十六年卜葬域於城北運甓爲壙晟親臨視之是秋卒年三十

九謚曰文武光聖明孝皇帝廟號中宗陵曰昭陵子鋹立

鋹初名繼興封衛王晟卒以長子立改元曰大寶晟性剛忌不能任臣下而獨任其嬖倖宦官宮婢延遇瓊仙等至鋹尤愚以謂羣臣皆自有家室顧子孫不能盡忠惟宦者親近可任遂委其政於宦者龔澄樞陳延壽等至其群臣有欲用者皆閹然後用澄樞等既專政鋹乃與宮婢波斯女等淫戲後宮不復出省事延壽又引女巫樊胡子自言玉皇降胡子身鋹於內殿設帳

幄陳寶貝胡子冠遠遊衣紫霞裾坐帳中宣禍福呼鋹爲大子皇帝國事皆決於胡子盧瓊仙龔澄樞等爭附之胡子乃爲鋹言澄樞等皆上天使來輔太子有罪不可問尚書左丞鍾允章參政事深嫉之數請誅宦官宦官皆仄目二年鋹祀天南郊前三日允章與禮官登壇四顧指麾宦者許彥真望見之曰此謀反尓乃拔劒升壇允章迎叱之彥真馳走告允章反鋹下允章獄遣禮部尚書薛用丕治之允章與用丕有舊因泣下曰吾今無罪自誣以死固無恨然吾二

子皆幼不知父冤俟其長公可告之彥真聞之
罵曰反賊欲使而子報仇邪復入白鋹并捕二
子繫獄遂族誅之陳延壽謂鋹曰先帝所以得
傳陛下者由盡殺群弟也勸鋹稍誅去諸王鋹
以爲然殺其弟桂王璇興是歲建隆元年也鋹
將邵廷琄言於鋹曰漢乘唐亂居此五十年幸
中國有故干戈不及而漢益驕於無事今兵不
識旗鼓而人主不知存亡夫天下亂久矣亂久
而治自然之勢也今聞
真主已出必將盡有海內其勢非一天下不能

巳勸鋹修兵爲備不然悉珍寳奉中國遣使以
通好鋹懵然莫以爲慮惡廷琄言直深恨之四
年芝菌生宮中野獸觸寢門死中羊吐珠井旁
石自立行百餘歩而仆樊胡子皆以符瑞諷群
臣入賀五年鋹以宦者李托養女爲貴妃專寵
托爲内太師居中專政許彦真既殺鍾允章惡
龔澄樞等居巳上謀殺之澄樞使人告彦真反
族誅之七年王師南伐克郴州晟所遣將暨彦
贇與其刺史陸光圖皆戰死餘衆退保韶州鋹
始思廷琄言遣廷琄以舟兵出洸口抗

王師會王師退舍廷琄訓士卒脩戰備嶺人倚
以爲良將有諸者投無名書言廷琄反鋹遣使
者賜死士卒排軍門見使者訴廷琄無反狀不能
救爲立祠於洸口八年交州吳昌文卒其佐呂
處玶與峯州刺史喬知祐爭立交趾大亂驩州
丁璉舉兵擊破之鋹授璉交州節度九年南海
民妻生子兩首四臂是時
太祖皇帝詔李煜諭鋹使稱臣鋹怒囚煜使者
龔愼儀十三年詔潭州防禦使潘美出師師次
白霞鋹遣龔澄樞等守賀州郭崇岳守桂州李

托守韶州以備是歲秋潘美平賀州十月平韶州又平桂州十一月平連州鋹喜曰昭桂連賀本屬湖南今北師取之足矣其不復南也其愚如此十二月平韶州開寶四年正月平英雄二州鋹將潘崇徹先降師次瀧頭鋹遣使請和求緩師二月師度馬逕鋹遣其右僕射蕭漼奉表降漼行鋹惶迫復令整兵拒命美等進師鋹遣其弟祥王保興率文武詣美軍降不納龔澄樞李托等謀曰北師之來利吾國寶貨尒焚為空城師不能駐當自還也乃盡焚其府庫宮殿鋹

以海船十餘悉載珍寶嬪御將入海宦官樂範竊其舟以逃歸師次白田鋹素衣白馬以降獻俘京師赦鋹爲左千牛衛大將軍封恩赦侯其後事具

國史隱興𢧐年卅諸書皆同蓋自唐天祐二年隱爲廣州節度使至皇朝開寶四年國滅凡六十七年舊五代史以梁貞明三年龑僭號爲始故曰五十五年尔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五

[illegible]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六

楚世家第六

馬殷 子希聲 希範 希廣

馬殷字霸圖許州鄢陵人也唐中和三年蔡州秦宗權遣孫儒劉建峯將兵萬人屬其弟宗衡略地淮南殷初爲儒裨將宗衡等攻楊行密於楊州未克梁兵方急攻宗權宗權數召儒等儒不欲還宗衡屢趣之儒怒殺宗衡自將其兵取高郵遂逐行密行密據宣州儒以兵圍之久不克遣殷與建峯掠食旁縣儒戰敗死殷等無所

歸乃推建峯爲帥殷爲先鋒轉攻豫章略虔吉
有衆數萬乾寧元年入湖南次澧陵潭州刺史
鄧處訥發邵州兵戍龍回關建峯等至關降其
戍將蔣勛建峯取勛鎧甲被先鋒兵張其旗幟
直趨潭州至東門東門守者以爲關兵戍還開
門內之遂殺處訥建峯自稱留後僖宗授建峯
湖南節度使殷爲馬步軍都指揮使蔣勛求爲
邵州刺史建峯不與勛率兵攻湘鄉建峯遣殷
擊勛於邵州建峯庸人不能帥其下常與部曲
飲酒讙呼軍卒陳瞻妻有色建峯私之瞻怒以

鐵檛擊殺建峯軍中推行軍司馬張佶爲帥佶將入府乘馬輒踶嚙傷佶髀佶臥病語諸將曰吾非汝主也馬公英勇可共立之諸將乃共殺贍磔其尸遣姚彥章迎殷於邵州殷至佶乘肩輿入府殷拜謁於廷中佶召殷上乃率將吏下北面再拜以位與之時乾寧三年也唐拜殷潭州刺史殷遣其將秦彥暉李瓊等攻連邵郴衡道永六州皆下之桂管劉士政懼遣其將陳可璠王建武等率兵守全義嶺殷遣使聘于士政使者至境上可璠等不納殷怒遣瓊等以兵七千攻

之擒可璠等及其兵二千餘人悉坑之遂圍桂管虜士政盡取其屬州殷表瓊桂管觀察使四年拜殷武安軍節度使初孫儒敗於宣州殷弟賨爲楊行密所執行密收儒餘兵爲黑雲都以賨爲指揮使賨從行密攻戰數有功爲人質重未嘗自矜行密愛之問賨誰家子賨曰馬殷弟也行密大驚曰汝兄貴矣吾今歸汝可乎賨不對他日又問之賨謝曰臣孫儒敗卒也幸公待以不死非殺身不足報湖南隣境朝夕聞殷動靜足矣不願去也行密歎曰昔吾愛子之貌今

吾得子之心矣然勉爲吾合二國之懽通商賈易有無以相資亦所以報我也乃厚禮遣賨歸殷大喜表賨節度副使行密遣將劉存等攻杜洪圍鄂州殷遣秦彥暉許德勳以舟兵救之巳而杜洪敗死存等遂攻殷殷遣彥暉拒於上流偏將黃璠以舟三百伏瀏陽口存等屢戰不勝乃致書於殷以求和殷欲許之彥暉曰淮人多詐將怠我師不可信急擊之存等退走黃璠以瀏陽舟截江合擊大敗之劉存及陳知新戰死彥暉取岳州梁太祖即位殷遣使脩貢太祖拜

殷侍中兼中書令封楚王荆南高季昌以兵斷漢口邀殷貢使殷遣許德勳攻其沙頭季昌懼求和乃止楊行密表州刺史呂師周來奔師周勇健豪俠頗通緯候兵書自言五世將家懼不能免常與酒徒聚飲醉則起舞悲歌慷慨泣下行密聞之疑其有異志使人察其動靜師周益懼謂其裨將綦毋章曰吾與楚人爲敵境吾嘗望其營上雲氣甚佳未易敗也吾聞馬公仁者待士有禮吾欲逃死於楚可乎章曰公自圖之章舌可斷語不泄也師周以兵獵境上乃奔於楚

綦毋章縱其家屬隨之殷聞師周至大喜曰吾方南圖嶺表而得此人足矣以為馬步軍都指揮使率兵攻嶺南取昭賀梧蒙龔富等州殷表師周昭州刺史朗州雷彥恭召吳人攻平江許德勳擊敗之殷遣秦彥暉攻朗州彥恭奔於吳執其弟彥雄等七人送于梁於是澧州向瓌辰州宋鄴溆州昌師益等率溪洞諸蠻皆附于殷殷請升朗州為永順軍表張佶節度使殷乃請依唐太宗故事開天冊府置官屬太祖拜殷天冊上將軍殷以其弟賓為左相存為右相廖光圖

等十八人爲學士末帝時加殷武昌靜江寧遠等軍節度使洪鄂四面行營都統唐莊宗滅梁殷遣其子希範修貢京師上梁所授都統印莊宗問洞廷廣狹希範對曰車駕南巡才堪飲馬爾莊宗嘉之莊宗平蜀殷大懼表求致仕莊宗下璽書慰勞之明宗即位遣使修貢并賀明年正月荆南高季昌執其貢使史光憲殷遣袁詮王環等攻之至其城下季昌求和乃止殷初兵力尚寡與楊行密成汭劉龔等爲敵國殷患之問策於其將高郁郁曰成汭地狹兵寡不足爲吾患

而劉龔志在五管而已楊行密孫儒之仇雖以萬金交之不能得其懽心然尊王仗順霸者之業也今宜內奉朝廷以求封爵而外誇隣敵然後退脩兵農畜力而有待尒於是殷始修貢京師然歲貢不過所產茶茗而已乃自京師至襄唐郢復等州置邸務以賣茶其利十倍郁又諷殷鑄鉛鐵錢以十當銅錢一又令民自造茶以通商旅而收其筭歲入萬計由是地大力完數邀封爵天成二年請建行臺明宗封殷楚國王有司言無封國王禮請如三公用竹册乃遣尚

書右丞李序持節以竹冊封之殷以潭州爲長沙府建國承制自置官屬以其弟賓爲靜江軍節度使子希振武順軍節度使次子希聲判內外諸軍事姚彥章爲左相許德勳爲右相李鐸爲司徒崔穎爲司空拓拔常爲僕射馬珙爲尚書文武皆進位謚其曾祖筠曰文肅祖正曰莊穆父元豐曰景莊立三廟于長沙長興元年殷卒年七十九詔曰馬殷官爵俱高無以爲贈謚曰武穆而已子希聲立

希聲字若訥殷次子也殷建國以希聲判內外

諸軍事荆南高季昌聞殷將高郁素教殷以計策而楚以彊患之嘗使諜者行間於殷殷不聽希聲用事諜者語希聲曰季昌聞楚用高郁大喜以爲亡馬氏者必郁也希聲素患以爲然遽奪郁兵職郁怨曰吾事君王久矣亟營西山將老焉犬子漸大能咋人矣希聲聞之矯殷令殺郁殷老不復省事莫知郁死是日大霧四塞殷怪之語左右曰吾嘗從孫儒每殺不辜天必大霧豈馬步獄有冤死乎明日吏以狀白殷拊膺大哭曰吾耄荒如此而殺吾勳舊顧左右曰吾

亦不久於此矣明年敫薨希聲立授武安靜江
等軍節度使希聲嘗聞梁太祖好食雞慕之乃
日烹五十雞以供膳葬敫上潢希聲不哭泣頓
食雞肉數器而起其禮部侍郎潘起譏之曰昔
阮籍居喪而食蒸豚世豈乏賢邪長興三年希
聲卒追封衡陽王弟希範立
希範字寶規敫第四子也敫子十餘人嫡子希
振長而賢其次希聲與希範同日生而希聲母
袁夫人有美色希聲以母寵得立而希振棄官
爲道士居于家希聲卒而希範以次立襲敫官

爵封楚王清泰二年賜以弓矢冠劍天福四年加希範天冊上將軍開府承制如殷故事希範好學善詩文士廖光圖徐仲雅李皐拓拔常等十八人皆故殷時學士希範性奢侈光圖等皆薄徒飲愽懽呼獨常沉厚長者上書切諫光圖等惡之襄州安從進安州李金全叛晉高祖詔希範出兵希範遣張少敵以舟兵趨漢陽漕米五萬斛以饋軍金全等敗少敵乃旋溪州刺史彭士然率錦獎諸蠻攻澧州希範遣劉勍劉全明等以步卒五千擊之士然大敗勍等攻溪

州士然走奬州遣其子師暠率諸蠻酋降于勍
溪州西接牂柯兩林南通桂林象郡希範乃立
銅柱以爲表命學士李皐銘之於是南寧州酋
長莫彥殊率其本部十八州都雲酋長尹懷昌
率其昆明等十二部牂柯張萬濬率其夷播等
七州皆附於希範希範作會春園嘉宴堂其費
鉅萬始加賦於國中拓拔常切諫以爲不可希
範又作九龍殿以八龍繞柱自言身一龍也是
時契丹滅晉中國大亂希範牙將丁思覲廷諫
希範曰先王起卒伍以攻戰而得此州倚朝廷

以制隣敵傳國三世有地數千里養兵十萬人天子囚辱中國無主真霸者立功之時誠能悉國之兵出荊襄以趨京師倡義於天下此桓文之業也柰何耗國用而窮土木爲兒女之樂乎希範謝之思覲嗔目視希範曰孺子終不可教也乃扼喉而死開運四年希範卒年四十九謚曰文昭希廣立

希廣字德丕希範同母弟也希範平生惡拓拔常諫諍常入謁希範呼閽者指常曰吾不欲見此人勿復内也乃謝絶之及卧病始思常言以

為患召之託以希廣希範卒常數勸希廣以位奉其兄希萼希廣不從希萼為朗州節度使希範之卒希萼自朗州來奔喪希廣將劉彥瑫謀曰武陵之來其意不善宜出兵迎之以備非常使其解甲釋兵而後入張少敵周廷誨曰王能與之則已不然宜早除之希廣泣曰吾兄也焉忍殺之分國而治可也乃以兵迎希萼於砆石止之於碧湘宮厚賂以遣之希萼憤然而去乃遣使詣京師求封爵請置邸稱藩漢隱帝不許降璽書慰勞講解之希萼怒送欵於李景舉兵攻長

沙希廣遣劉彦瑫許可瓊等禦之彦瑫敗希萼於僕射洲希萼夫誘溪洞諸蠻寇益陽希廣遣崔洪璉以步卒七千屯湘鄉玉潭以遏諸蠻劉彦瑫以舟兵趨武陵攻希萼彦瑫敗於湄洲希廣大懼遣使請兵於京師漢隱帝不能出師希萼舟兵泝江而上自號順天將軍攻岳州刺史王贇堅城不戰希萼呼贇曰吾昔約君同行今何異心乎贇曰君王兄弟不相容而責將吏異心乎願君王入長沙不傷同氣臣不敢不盡節希萼引兵去下湘鄉止長沙屯水西劉彦瑫許可

瓊屯水東彭師暠登城望水西軍入白希廣曰武陵兵驕雜以蠻蜑其勢易破請令可瓊等陣山前臣以步兵三千自巴溪渡江趣岳麓候夜擊之希廣以爲可而可瓊已陰送款於希蕚遂沮其議明日師暠詣可瓊計事瞋目叱之曰視汝文不在面豈欲投賊乎拂衣而出急白希廣請殺之希廣不聽希蕚攻長樂門牙將吳宏楊滌戰于門中希蕚以衂已而許可瓊奔于希蕚宏滌聞之皆潰希廣挈妻子匿于慈堂明日擒之希蕚見之惻然曰此鈍夫也豈能爲惡左右

感之尔顧其下曰吾欲活之如何其下皆不對遂縊死之乾祐三年希萼自立明年漢隱帝崩京師大亂希萼遂臣於李景景冊封希萼楚王希萼悉以軍政事任其弟希崇希崇與楚舊將徐威陸孟俊嘗縮等謀作乱希萼置酒端陽門希崇辭以疾威等縱惡馬十餘匹以壯士執檛隨之突入其府劫軍兵縛希萼迎希崇以立希崇遣彭師暠廖偃囚希萼於衡山師暠奉希萼爲衡山王臣於李景希崇懼亦請命於景景遣邊鎬入楚盡遷馬氏之族于金陵時周廣順元

年也封希萼楚王居洪州希崇領舒州節度使居楊州顯德三年世宗征淮下楊州下詔撫安馬氏子孫已而楊州復入于景希崇率其兄弟十七人歸京師拜右羽林統軍希能左屯衛大將軍希貫右千牛衛大將軍希隱希濬希知希朗皆爲節度行軍司馬

劉言

劉言吉州廬陵人也王進逵武陵人也言初事刺史彭玗從玗奔楚言事希範爲辰州刺史進逵少爲靜江軍卒事希萼爲指揮使希萼攻

希廣以進逵爲先鋒陷長沙長沙遭亂殘毁希
蕚使進逵以靜江兵營緝之兵皆愁怨進逵因
擁之夜以長柯巨斧斫關奔歸武陵希蕚方醉
不能省明日遣將唐藹追之及于武陵藹戰大
敗而還進逵乃逐出留後馬光惠迎言於辰州
以爲帥進逵自爲副已而希蕚將徐威等作亂
縛希蕚而立希崇湖南大亂李景遣邊鎬入楚
遷馬氏于金陵因幷召言言不從遣進逵與行
軍司馬何景眞等攻鎬於長沙鎬敗走周廣順
三年言奉表京師以邀封爵又言長沙殘破不

可居請移治所於武陵周太祖皆從之乃升朗州爲武平軍在武安軍上以言爲節度使因以武安授進逵進逵自以言已所迎立不爲之下言患之二人始有隙欲相圖進逵謀曰言將可用者不過何景真朱全琇尒召而殺之言可取也是時劉晟取梧桂宜蒙等州進逵因白言召景真等會兵攻晟言信之遣景真全琇往至皆見殺乃舉兵襲武陵執言殺之奉表京師周太祖即以進逵爲武平軍節度使世宗征淮南授進逵南面行營都統進逵攻鄂州過岳州岳

州刺史潘叔嗣進逵故時同列待進逵甚謹進
逵左右就叔嗣求賂叔嗣不與左右譏其短進
逵面罵之叔嗣慙恨語其下曰進逵戰勝而還
吾無遺類矣進逵入鄂州方攻下長山叔嗣以
兵襲武陵進逵聞之輕舟而歸與叔嗣戰武陵
城外進逵敗見殺

周行逢 子保權

周行逢武陵人也與王進逵俱爲靜江軍卒事
希萼爲軍校進逵攻邊鎬行逢別破益陽殺李
景兵二千餘人擒其將李建期進逵爲武安軍節

度使拜行逢集州刺史爲進逵行軍司馬進逵與劉言有隙行逢爲畫謀策襲殺言進逵據武陵行逢據潭州顯德元年拜行逢武清軍節度使權知潭州軍府事潘叔嗣殺進逵或勸其入武陵叔嗣曰吾殺進逵救死而巳武陵非吾利也乃還岳州遣其客將李簡率武陵人迎行逢於潭州行逢入武陵或請以潭州與叔嗣行逢曰叔嗣殺主帥罪當死以其迎我未忍殺不若與武安是吾使之殺王公也召以爲行軍司馬叔嗣怒稱疾不至行逢怒曰是又欲殺我矣乃

陽以武安與之召使至府受命至則殺之行逢
故武陵農家子必貧賤無行多慷慨大言及居
武陵能儉約自勉勵而性勇敢果於殺戮麾下
將吏素恃功驕慢者一以法繩之大將十餘人
謀為亂行逢召宴諸將酒半以壯士擒下斬之
一境皆畏服民過無大小皆死夫人嚴氏諫曰
人情有善惡安得一槩殺之乎行逢怒曰此外
事婦人何知嚴氏不悅紿曰家田佃户以公貴
頗不力農多恃勢以侵民請往視之至則營居
以老歲時衣青裙押佃户送租入城行逢往就

見之勞曰吾責矣夫人何自苦邪嚴氏曰公思
作戶長時乎民租後時常苦鞭扑今貴矣宜先
期以率衆安得遂忘疇昔閭乎行逢彊邀之以
羣妾擁升肩輿嚴氏卒無留意因曰公用法太
嚴而失人心所以不欲留者一旦禍起田野間
易爲逃死尒行逢遂爲少損建隆三年行逢病召
其將吏以其子保權屬之曰吾起隴畝爲團兵
同時十人皆以誅死惟衡州刺史張文表獨存
然常怏怏不得行軍司馬吾死文表必叛當以
楊師璠討之如其不能則嬰城勿戰自歸於朝

廷行逢卒子保權立文表聞之怒曰行逢與我起微賤而立功名今日安能北面事小兒乎遂舉兵叛攻下潭州保權乞師於
朝廷亦命楊師璠討文表告以先人之言感激涕泣師璠亦泣顧其軍曰汝見郎君乎年未成人而賢君此軍士奮然皆思自效師璠至平津亭文表出戰大敗之初保權之乞師也
太祖皇帝遣慕容延釗討文表未至而文表為師璠所執延釗兵入朗州保權舉族朝于京師其後事具

國史殷自唐乾寧三年入湖南至周廣順元年凡五十七年餘具年譜注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六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七

吳越世家第七

錢鏐　子元瓘　元瓘子佐　佐弟俶

錢鏐字具美杭州臨安人也臨安里中有大木鏐幼時與羣兒戲木下鏐坐大石指麾群兒為隊伍號令頗有法羣兒皆憚之及壯無賴不喜事生業以販鹽為盜縣錄事鍾起有子數人與鏐飲博起嘗禁其諸子諸子多竊從之遊豫章人有善術者望牛斗閒有王氣牛斗錢塘分也因遊錢塘占之在臨安乃之臨安以相法隱市

中陰求其人起與術者善術者私謂起曰占君縣有貴人求之市中不可得視君之相貴矣然不足當之起乃爲置酒悉召賢豪爲會陰令術者徧視之皆不足當術者過起起家繆適從外來見起反走術者望見之大驚曰此真貴人也起笑曰此吾旁舍錢生尒術者召繆至孰視之顧起曰君之貴者固此人也乃慰繆曰子骨法非常願自愛因與起訣曰吾求其人者非有所欲也直欲質吾術尒明日乃去起始縱其子等與繆遊時時貸其窮乏繆善射與槊稍通圖緯諸

書唐乾符二年浙西裨將王郢作亂石鑑鎮將董昌募鄉兵討賊表錢鏐偏將擊郢破之是時黃巢衆已數千攻掠浙東至臨安鏐曰今鎮兵少而賊兵多難以力禦宜出奇兵邀之乃與勁卒二十人伏山谷中巢先鋒度險皆單騎鏐伏弩射殺其將巢兵亂鏐引勁卒蹂之斬首數百級鏐曰此可一用爾大衆至何可敵邪乃引兵趨八百里八百里地名也告道旁媼曰後有問者告曰臨安兵屯八百里矣巢衆至聞媼語不知其地名曰嚮十餘卒不可敵況八百里乎遂急

引兵過都統高駢聞巢不敢犯臨安壯之召董
昌與鏐俱至廣陵久之駢無討賊意昌等不見
用辭還駢表昌杭州刺史是時天下已亂昌乃
團諸縣兵爲八都以鏐爲都指揮使成及爲靖
江都將中和二年越州觀察使劉漢宏與昌有
隙漢宏遣其弟漢宥都虞侯辛約屯兵西陵鏐
率八都兵渡江竊取軍號斫其營營中驚擾因
焚之漢宥等皆走漢宏復遣將黃珪何肅屯諸
暨蕭山鏐皆攻破之與漢宏遇戰大敗之殺何
肅辛約漢宏易服持膾刀以遯追者及之漢宏

曰我宰夫也舉刀示之乃免四年僖宗遣中使
焦居璠爲杭越通和使詔昌及漢宏罷兵皆不
奉詔漢宏遣其將朱褒韓公玫施堅實等以舟
兵屯望海鏐出平水成及夜率奇兵破褒等於
曹娥埭進屯豐山施堅實等降遂攻破越州漢
宏走台州台州刺史執漢宏送於鏐斬于會稽
族其家鏐乃奏昌代漢宏而自居杭州光啓三
年拜鏐左衛大將軍杭州刺史昌越州觀察使
是歲畢師鐸囚高駢淮南大亂六合鎮將徐約
攻取蘇州潤州牙將劉浩逐其帥周寶寶奔常

州浩推度支催勘官薛朗爲帥鏐遣都將成及杜稜等攻常州取周寶以歸鏐具軍禮郊迎館寶於樟亭寶病卒稜等進攻潤州逐劉浩執薛朗剖其心以祭寶然後遣其弟銶攻徐約約敗走入海追殺之昭宗拜鏐杭州防禦使是時楊行密孫儒爭淮南與鏐戰蘇常間久之儒爲行密所殺行密據淮南取潤州鏐亦取蘇常唐昇越州威勝軍以董昌爲節度使封隴西郡王杭州武威軍拜鏐都團練使以成及爲副使及字弘濟與鏐同事攻討謀多出於及而鏐以女妻

及子仁琇鏐乃以杜稜陽結顧全武等爲將校
沈崧皮光業林鼎羅隱爲賓客景福二年拜鏐
鎮海軍節度使潤州刺史乾寧元年加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二年越州董昌反昌素愚不能決
事臨民訟以骰子擲之而勝者爲直妖人應智
王溫巫韓媼等以妖言惑昌獻鳥獸爲符瑞牙
將倪德儒謂昌曰曩時謠言有羅平鳥主越人
禍福民間多圖其形禱祠之視王書名與圖類
因出圖以示昌昌大悅乃自稱皇帝國號羅平
改元順天分其兵爲兩軍中軍衣黃外軍衣白

銘其衣曰歸我副使黄碣切戒昌以爲不可昌大怒使人斬碣持其首至罵曰此賊負我好聖明時三公不肯作乃自求死邪投之圊中昌乃以書告鏐鏐以昌反狀聞昭宗下詔削昌官爵封鏐彭城郡王浙江東道招討使鏐曰董氏於吾有恩不可遽伐以兵三萬屯迎恩門遣其客沈滂諭昌使改過昌以錢二百萬犒軍執應智等送軍中自請待罪鏐乃還兵昌復拒命遣其將陳郁崔温等屯香嚴石侯乞兵於楊行密行密遣安仁義救昌鏐遣顧全武攻昌斬崔温昌

所用諸將徐珣湯臼表邠皆庸人不知兵遇全武輒敗昌兄子眞驍勇善戰全武等攻之逾年不能克眞與其裨將刺羽有隙羽譖之昌殺眞兵乃敗全武執昌歸杭州行至西小江昌顧左右曰吾與錢公俱起鄉里吾嘗爲大將今何面復見之乎左右相對泣下因瞋目大呼投水死昭宗以宰相王溥鎭越州溥請授鏐乃改威勝軍爲鎭東軍拜鏐鎭海鎭東軍節度使加檢校太尉中書令賜鐵券恕九死鏐如越州受命還治錢塘號越州爲東府光化元年移鎭海軍於

杭州加鏐檢校太師改鏐鄉里曰廣義鄉勳貴
里鏐素所居營曰衣錦營婺州刺史王壇叛附
于淮南楊行密遣其將康儒應壇因攻睦州鏐
遣其弟銶敗儒於軒渚壇奔宣州昭宗詔鏐圖
形淩煙閣升衣錦營爲衣錦城石鑑山曰衣錦
山大官山曰功臣山鏐游衣錦城宴故老山林
皆覆以錦號其幼所嘗戲大木曰衣錦將軍天
復二年封鏐越王鏐巡衣錦城武勇右都指揮
使徐綰與左都指揮使許再思叛焚掠城郭攻
內城鏐子傳瑛及其將馬綽陳爲等閉門拒之

鏐歸至北郭門不得入成及代鏐與綰戰斬首百餘級綰屯龍興寺鏐微服踰城而入遣馬綽王榮杜建徽等分屯諸門使顧全武備東府全武曰東府不足慮可慮者淮南爾綰急必召淮兵至患不細矣楊公大丈夫今以難告必能閔我鏐以爲然全武曰獨行事不必濟請擇諸公子可行者鏐曰吾嘗欲以元璙婚楊氏乃使隨全武如廣陵綰果召田頵於宣州全武等至廣陵行密以女妻元璙亟召頵還頵取鏐錢百萬質鏐子元瓘而歸天祐元年封鏐吳王鏐建功臣堂

立碑紀功列賓佐將校名氏於碑陰者五百人
四年升衣錦城爲安國衣錦軍梁太祖即位封
鏐吳越王兼淮南節度使客有勸鏐拒梁命者
鏐笑曰吾豈失爲孫仲謀邪遂受之太祖嘗問
吳越進奏吏曰錢鏐平生有所好乎吏曰好玉
帶名馬太祖笑曰真英雄也乃以玉帶一匣打
毬御馬十四匹賜之江西危全諷等爲楊渥所敗
信州危仔倡奔於鏐鏐惡其姓改曰元開平二年
加鏐守中書令改臨安縣爲安國縣廣義鄉爲
衣錦鄉三年加守太保楊渥將周本陳章圍蘇

州鏐遣其弟鋸鏢救之淮兵為水柵環城以銅鈴繫綱沈水中斷潛行者水軍卒司馬福多智而善水行乃先以巨竹觸綱淮人聞鈴聲遂舉綱福乃過入城中其出也亦然乃取其軍號內外夾攻號令相應淮人以為神遂大敗之本等走擒其將閭丘直何明等四年鏐游衣錦軍作還鄉歌曰三節還鄉兮掛錦衣父老遠來相追隨牛斗無孛人無欺吳越一王駟馬歸乾化元年加鏐守尚書令兼淮南宣潤等道四面行營都統立生祠於衣錦軍鏐弟鏢居湖州擅殺戍

將潘長懼罪奔于淮南二年梁郢王友珪立冊
尊鏐尚父末帝貞明三年加鏐天下兵馬都元
帥開府置官屬四年楊隆演取虔州鏐始由海
路入貢京師龍德元年賜鏐詔書不名唐莊宗
入洛鏐遣使貢獻求玉冊莊宗下其議於有司
羣臣皆以謂非天子不得用玉冊郭崇韜尤爲
不可旣而許之乃賜鏐玉冊金印鏐因以鎮海
等軍節度授其子元瓘自稱吳越國王更名所
居曰宮殿府曰朝官屬皆稱臣起玉冊金券詔
書三樓於衣錦軍遣使冊新羅渤海王海中諸

國皆封拜其君長明宗即位安重誨用事鏐致書重誨書辭嫚重誨大怒是時供奉官烏昭遇韓玫使吳越既還玫誣昭遇稱臣舞蹈重誨乃奏削鏐王爵元帥尚父以太師致仕元瓘等遣人以絹表間道自陳安重誨死明宗乃復鏐官爵長興三年鏐卒年八十一謚曰武肅子元瓘立

元瓘字明寶少爲質於田頵頵叛於吳楊行密會越兵攻之頵每戰敗歸即欲殺元瓘頵母嘗蔽護之後頵將出語左右曰今日不勝必斬錢

郎是日顧戰死元瓘得歸鏐且病召諸大將告之曰吾子皆愚懦不足任後事吾死公等自擇之諸將泣下皆曰元瓘從王征伐最有功諸子莫及請立之鏐乃出筦鑰數篋召元瓘與之曰諸將許爾矣鏐卒元瓘立襲封吴越國王玉册金印皆如鏐故事王延政自立於建州閩中大亂元瓘遣其將仰詮薛萬忠等攻之逾年大敗而歸元瓘亦善撫將士好儒學善爲詩使其國相沈崧置擇能院選吴中文士録用之然性尤奢僭好治宫室天福六年杭州大火燒其宫室

迨盡元瓘避之火輒隨發元瓘大懼因病狂是
歲卒年五十五謚曰文穆子佐立
佐字祐立時年十三諸將皆少佐佐初優容之
諸將稍不法佐乃黜其大將章德安於明州李
文慶於睦州殺內都監杜昭達統軍使闞璠由
是國中皆畏恐王延羲延政兄弟相攻卓儼明
朱文進李仁達等自相篡殺連兵不解者數年
仁達附于李景已而又叛景兵攻之仁達求救
於佐佐召諸將計事諸將皆不欲行佐奮然曰
吾爲元帥而不能舉兵邪諸將吾家素畜養獨

不肯以身先我乎有異吾議者斬乃遣其統軍使張筠趙承泰等率兵三萬水陸赴之遣將暨軍號令齊整筠等大敗景兵俘馘萬計獲其將楊業蔡遇等遂取福州而還由是諸將皆服佐立七年襲封吳越國王玉冊金印皆如元瓘開運四年佐卒年二十謚曰忠獻弟倧立

倧字文德佐卒弟倧以次立初元瓘質於宣州以胡進思戴惲等自隨元瓘立用進思等為大將佐既年少進思以舊將自待甚見尊禮及倧立頗卑侮之進思不能平倧大閱兵於碧波亭

方第賞進思前諫以賞太厚倧怒擲筆水中曰以物與軍士吾豈私之何見咎也進思大懼歲除畫工獻鍾馗擊鬼圖倧以詩題圖上進思見之大悟知倧將殺已是夕擁衛兵廢倧囚於義和院迎俶立之遷倧于東府俶歷漢周襲封吳越國王賜玉冊金印世宗征淮南詔俶攻常宣二州以牽李景俶治國中兵以待景聞周師將大舉乃遣使安撫境上皆戒嚴蘇州候吏陳滿不知景使以謂朝廷已克諸州遣使安撫矣亟言於俶請舉兵以應俶相國吳程遽調兵以出相

國元德昭以爲王師必未渡淮與程爭於俶前不可奪程等攻常州果爲景將柴克宏所敗程裨將邵可遷力戰可還子死馬前猶戰不顧程等僅以身免周師渡淮俶乃盡括國中丁民益兵使邵可遷等以戰船四百艘水軍萬七千人至于通州以會期吳越自唐末有國而揚行密李昪據有江淮吳越貢賦朝廷遣使皆由登萊泛海歲常飄溺其使顯德四年詔遣左諫議大夫尹日就吏部郎中崔頌等使于俶世宗諭之曰朕此行決平 江北卿等還當陸來也五年王

師征淮正月克靜海軍而日就等果陸還世宗巳平淮南遣使賜兵仗甲旗幟槖駝羊馬錢氏兼有兩浙幾百年其人比諸國號爲怯弱而俗喜淫侈偷生工巧自鏐世常重斂其民以事奢僭下至雞魚卵鷇必家至而日取每笞一人以責其負則諸案史各持其簿列于廷凡一簿所負唱其多少量爲笞數以次唱而笞之少者猶積數十多者至笞百餘人尤不勝其苦又多掠得嶺海商賈寶貨當五代時常貢奉中國不絕及世宗平淮南

宋興荆楚諸國相次歸命俶勢益孤始傾其國以事貢獻太祖皇帝時俶嘗來朝厚禮遣還國俶喜益以器服珍奇爲獻不可勝數太祖曰此吾帑中物爾何用獻爲太平興國三年詔俶來朝俶舉族歸于京師國除其後事具國史

嗚呼天人之際爲難言也非徒自古術者好奇而幸中至於英豪草竊亦多自託於妖祥豈其

歟惑愚衆有以用之歟蓋其興也非有功德漸積之勤而黠髡盜販倔起於王侯而人亦樂為之傳歟考錢氏之始終非有德澤施其一方百年之際虐用其人甚矣其動於氣象者豈非其孽歟是時四海分裂不勝其暴又豈皆然歟是皆無所得而推歟術者之言不中者多而中者少而人特喜道其中者歟鏐世興歲諸書皆同盡自唐乾寧二年爲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有兩浙至皇朝太平興國三年國除凡八十四

五代史記卷之六十七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八

閩世家第八

王審知 子延翰 子鏻 鏻子繼鵬 延羲 延政

王審知字信通光州固始人也父恁世爲農兄潮爲縣史唐末群盜起壽州人王緒攻陷固始緒聞潮兄弟材勇召置軍中以潮爲軍校是時蔡州秦宗權方募士以益兵乃以緒爲光州刺史召其兵會擊黃巢緒遲留不行宗權發兵攻緒緒率衆南奔所至剽掠自南康入臨汀陷漳浦有衆數萬緒性猜忌部將有材能者多因事

殺之潮頗自懼軍次南安潮說其前鋒將曰吾屬弃墳墓妻子而爲盜者爲緒所脅尔豈其本心哉今緒雄猜將吏之材能者必死吾屬不自保朝夕况欲圖成事哉前鋒將大悟與潮相持而泣乃選壯士數十人伏篁竹間伺緒至躍出擒之因之軍中緒後自殺緒巳見廢前鋒將曰生我者潮也乃推潮爲主是時泉州刺史廖彦若爲政貪暴泉人苦之聞潮略地至其境而軍行整肅其耆老相率遮道留之潮即引兵圍彦若逾年克之光啓二年福建觀察使陳巖表潮

泉州刺史景福元年巖卒其壻范暉自稱留後
潮遣審知攻暉久不克士卒傷死甚衆審知請
班師潮不許又請潮自臨軍且益兵潮報曰兵
與將俱盡吾當自往審知乃親督士卒攻破之
暉見殺唐即以潮爲福建觀察使潮以審知爲
副使審知爲人狀皃雄偉隆凖方口常乘白馬
軍中號白馬三郎乾寧四年潮卒審知代立唐
以福州爲威武軍拜審知節度使累遷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封琅琊王唐亡梁太祖加拜審知
中書令封閩王升福州爲大都督府是時楊行

密據有江淮審知歲使泛海自登萊朝貢于梁使者入海覆溺常十三四審知雖起盜賊而爲人儉約好禮下士王淡唐相溥之子楊沂唐相涉從弟徐寅唐時知名進士皆依審知仕宦又建學四門以教閩士之秀者招來海中蠻夷商賈海上黃崎波濤爲阻一夕風雨雷電震擊開以爲港閩人以爲審知德政所致號爲甘棠港審知同光三年卒年六十四謚曰忠懿子延翰立

延翰字子逸審知長子也同光四年唐拜延翰節度使是歲莊宗遇弒中國多故延翰乃取司

馬遷史記閩越王無諸傳示其將吏曰閩自古王國也吾今不王何待之有於是軍府將吏上書勸進十月延翰建國稱王而猶稟唐正朔延翰爲人長大美皙如玉其妻崔氏陋而淫延翰不能制審知喪未朞徹其几筵又多選良家子爲妾崔氏性妬良家子之美者輒幽之別室繫以大械刻木爲人手以擊頰又以鐵錐刺之一歲中死者八十四人崔氏後病見以爲祟而卒審知養子建州刺史延稟本姓周氏自審知時與延翰不叶延翰立以其弟延鈞爲泉州刺史

延鈞怒二人因謀作亂十二月延稟延鈞皆以
兵入執延翰殺之而延鈞立更名鏻
鏻審知次子也唐即拜鏻節度使累加檢校太
師中書令封閩王初延稟與鏻之謀殺延翰也
延稟之兵先至已執延翰而殺之明日鏻兵始
至延稟自以養子推鏻而立之延稟還建州鏻
餞于郊延稟臨訣謂鏻曰善繼先志毋煩老兄
復來鏻銜之長興二年延稟率兵擊鏻攻其西
門使其子繼雄轉海攻其南門鏻遣王仁達拒
之仁達伏甲舟中僞立白幟請降繼雄信之登

舟伏兵發刺殺之梟其首西門其兵見之皆潰
去延禀見執鏻誚之曰子不能繼先志果煩老
兄復來延禀不能對遂殺之延禀子繼昇守建
州聞敗奔于錢塘長興三年鏻上書言楚王馬
殷吴越王錢鏐皆為尚書令今皆已薨請授臣
尚書令唐不報鏻遂絶朝貢鏻好鬼神道家之
說道士陳守元以左道見信建寶皇宮以居之
守元謂鏻曰寶皇命王少避其位後當為六十
年天子鏻欣然遜位命其子繼鵬權主府事既
而復位遣守元問寶皇六十年後將安歸守元

傳寶皇語曰六十年後當爲大羅仙人鏻乃即
皇帝位受冊於寶皇以黃龍見眞封宅改元爲
龍啓國號閩追謚審知爲昭武皇帝廟號太祖
立五廟置百官以福爲長樂府而閩地狹國用
不足以中軍使薛文傑爲國計使文傑多察民
間陰事致富人以罪而籍沒其貲以佐用閩人
皆怨又薦妖巫徐彥曰陛下左右多姦臣不質
諸鬼神將爲亂鏻使彥視鬼於宮中文傑與內
樞密使吳英有隙英病在告文傑謂英曰上以
公居近密而屢以疾告將罷公英曰柰何文傑

因教英曰即上遣人問公疾當言頭痛而已無佗苦也英以爲然明日諷鏻使巫視英疾巫言入北廟見英爲崇順王所訊曰汝何敢謀反以金槌擊其首鏻以語文傑文傑曰未可信也宜問其疾如何鏻遣人問之英曰頭痛鏻以爲然即以英下獄命文傑劾之英自誣伏見殺英嘗主閩兵得其軍士心軍士聞英死皆怒是歲吳人攻建州鏻遣其將王延宗救之兵士在道不肯進曰得文傑乃進鏻惜之不與其子繼鵬請與之以紆難乃以檻車送文傑軍中文傑善數

術自占云過三日可無患送者聞之疾馳二日
而至軍士踴躍磔文傑於市闔人爭以瓦石投
之臠食立盡明日鏻使者至赦之已不及初文
傑爲鏻造檻車以謂古制疎闊乃更其制令上
下通中以鐵芒內嚮動輒觸之既成首被其毒
龍啓三年改元永和王仁達爲鏻殺延禀有功
而典親兵鏻心忌之嘗問仁達曰趙高指鹿爲
馬以愚二世果有之邪仁達曰秦二世愚故高
指鹿爲馬非高能愚二世也今陛下聦明朝廷
官不滿百起居動靜陛下皆知之敢有作威福

者族滅之而已鏻慙賜與金帛慰安之退而謂人曰仁達智畧在吾世可用不可遺後世患卒誣以罪殺之鏻妻早卒繼室金氏賢而不見答審知婢金鳳姓陳氏鏻嬖之遂立以爲后初鏻有嬖吏歸守明者以色見幸號歸郎鏻後得風疾陳氏與歸郎姦又有百工院使李可殷因歸郎以通陳氏鏻命錦工作九龍帳國人歌曰誰謂九龍帳惟貯一歸郎鏻婢春鷰有色其子繼鵬烝之鏻已病繼鵬因陳氏以求春鷰鏻怏怏與之其次子繼韜怒謀殺繼鵬繼鵬懼與皇城

使李倣圖之是歲十月鏻饗軍于大酺殿坐中昏然言見延禀來倣以爲鏻病已甚乃令壯士先殺李可殷于家明日晨朝鏻無恙問倣殺可殷何罪倣懼而出與繼鵬率皇城衛士而入鏻聞鼓譟聲走匿九龍帳中衛士刺之不殊宮人不忍其苦爲絕之繼韜及陳后歸郎皆爲倣所殺鏻立十年見殺謚曰惠皇帝廟號太宗

繼鵬鏻長子也既立更名昶改元通文以李倣判六軍諸衛事倣有弒君之罪既立昶而心常自疑多養死士以爲備昶患之因大享軍伏甲

擒倣殺之梟其首于市倣部曲千人叛燒啓聖
門奪倣首奔於錢塘晉天福二年昶遣使朝貢
京師高祖遣散騎常侍盧損册昶閩王拜其子
繼恭臨海郡王損至閩昶稱疾不見令繼恭主
之又遣中書舍人劉乙勞損于館乙衣冠偉然
騶僮甚盛佗日損遇乙于塗布衣芒屩而已損
使人誚之曰鳳閣舍人何偪下之甚也乙羞媿
以手掩面而走昶聞之怒損侵辱之損還昶無
所荅而其子繼恭遣其佐鄭元弼隨損至京師
貢方物致書晉大臣述昶意求以敵國禮相往

來高祖怒其不遜下詔暴其罪歸其貢物不納
兵部員外郎李知損上書請籍沒其物而禁錮
使者於是以元弼下獄獄具引見元弼俯伏曰
昶夷貊之君不知禮義陛下方示大信以來遠
人臣將命無狀願伏斧鑕以贖昶罪高祖乃赦
元弼遣歸昶亦好巫拜道士譚紫霄為正一先
生又拜陳守元為天師而妖人林興以巫見幸
事無大小興輒以寶皇語命之而後行守元教
昶起三清臺三層以黃金數千斤鑄寶皇及元
始天尊太上老君像日焚龍腦薰陸諸香數斤

作樂于臺下晝夜聲不輟云如此可求大還冊三年夏虹見其宮中林興傳神言此宗室將爲亂之兆也乃命興率壯士殺審知子延武延望及其子五人後興事敗亦被殺而昶愈惑亂立父婢春鷰爲淑妃後立以爲皇后又遣醫人陳究以空名堂牒賣官昶弟繼嚴判六軍諸衛事昶疑而罷之代以季弟繼鏞而募勇士爲宸衛都以自衛其賜予給賞獨厚於他軍控鶴都將連重遇拱宸都將朱文進皆以此怒激其軍是歲夏術者言昶宮中當有災昶從南宮避災而

宮中火昶疑重遇軍士縱火內學士陳郯素以便佞爲昶所親信昶以火事語之郯反以告重遇重遇懼夜率衛士縱火焚南宮昶挾愛姬子弟黃門衛士斬關而出宿于野次重遇迎延羲立之延羲令其子繼業率兵襲昶及之射殺數人昶知不免擲弓于地繼業執而殺之及其妻子皆死無遺類延羲立謚昶曰康宗

延羲審知少子也既立更名曦遣使者朝貢于晉改元永隆鑄大鐵錢以一當十曦自昶世倔彊難制昶相王倓每抑折之曦亦憚倓不敢有

所發新羅遣使聘閩以寶劒昶擧以示倓曰此
將何爲倓曰不忠不孝者斬之曦居旁色變曦
旣立而新羅復獻劒曦思倓前言而倓已死命
發冢戮其尸倓面如生血流被體泉州刺史余
廷英嘗矯曦命掠取良家子曦怒召下御史劾
之廷英進買宴錢千萬曦曰皇后土貢何在廷英
又獻皇后錢千萬乃得不劾曦嘗嫁女朝士有
不賀者笞之御史中丞劉贊坐不糾擧將加笞
諫議大夫鄭元弼切諫曦謂元弼曰卿何如魏
鄭公乃敢彊諫元弼曰陛下似唐太宗臣爲魏

鄭公可矣曦喜乃釋賛不答曦弟延政爲建州節度使封富沙王自曦立不叶數舉兵相攻曦由此惡其宗室多以事誅之諫議大夫黃峻舁櫬詣朝堂極諫曦怒貶峻漳州司户參軍校書郎陳光逸上書疏曦過惡五十餘事曦命衞士鞭之百而不死以繩係頸掛于木久而乃絶國計使陳匡範增筭商之法以獻曦曰匡範人中寶也已而歲入不登其數乃借於民以足之匡範以憂死其後知其借於民也剖棺斷尸弃之水中曦性既淫虐而妻李氏悍而酗酒賢妃尚

氏有色而寵李仁遇曦甥也以色嬖之用以爲相曦常爲牛飲群臣侍酒醉而不勝有訴及私弃酒者輒殺之諸子繼柔弃酒幷殺其贊者一人連重遇殺昶懼爲國人所討與朱文進連姻以自固曦心疑之常以語誚重遇等重遇等流涕自辨李氏妬尚妃之寵欲圖曦而立其子亞澄乃使人謂重遇等曰上心不平於二公奈何重遇等懼六年三月曦出遊醉歸重遇等遣壯士拉於馬上而殺之謚曰景宗

延政審知子也曦立爲滛虐延政數貽書諫之

曦怒遣杜建崇監其軍延政逐之曦乃舉兵攻
延政爲延政所敗延政乃以建州建國稱殷改
元天德明年連重遇已殺曦集閩群臣告曰昔
太祖武皇帝親冒矢石遂啓有閩及其子孫淫
虐不道今天厭王氏百姓與能當求有德以安
此土群臣皆莫敢議乃推朱文進升殿率百官
北面而臣之文進以重遇判六軍諸衛事王氏
子弟在福州者無少長皆殺之以黃紹頗守泉州
程贇守漳州許文縝守汀州稱晉年號時開運元
年也泉州軍將留從効詐其州人曰富沙王兵收

福州矣吾屬世爲王氏臣安能交臂而事賊乎州人共殺紹頗迎王繼勳爲刺史漳州聞之亦殺贇迎王繼成爲刺史皆王氏之諸子也文鎮懼以汀州降于延政延政已得三州重遇亦殺文進傳首建州以自歸福州裨將林仁翰又殺重遇謀迎延政都福州是時南唐李景聞閩亂發兵攻之延政遣其從子繼昌守福州而南唐兵方急攻延政福州將李仁達謂其徒曰唐兵攻建州富沙王不能自保其能有此土也乃擒繼昌殺之欲自立懼衆不附以雪峯寺僧卓儼

明宗衆曰此非常人也被以衮冕率諸將吏北面而臣之巳而又殺儼明乃自立遣欵于李景景以仁達爲威武軍節度使更其名曰弘義而景兵攻破建州遷延政族於金陵封鄱陽王是歲景保大四年也留從効聞延政降唐執王繼勳送于金陵李景以泉州爲清源軍以從効爲節度使景巳破延政遣人召李仁達入朝仁達不從遂降于吳越而留從効亦逐景守兵據泉漳二州景猶封從効晉江王周世宗時從効遣牙將蔡仲興爲商人間道至京師求置邸内屬

是時世宗與李景畫江爲界遂不納從効仍臣于南唐其後事具

國史 晉開運三年丙午南唐保大四年也是歲李景兵破建州王氏滅江南録云保大三年虜王氏之族迁于金陵謬也據王潮實以唐景福元年入福州拜觀察使而後人紀録者乃用騎馬來騎馬去之讖以爲據遂以王潮光啓二年歳在丙午拜泉州刺史爲始年至保大四年歳復在丙午而滅故爲六十一年然其奄有閩國則當自景福元年爲始實五十五年也今諸家記其國滅丙午是也其始年則牽於讖書繆矣惟江南録又差其末年也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八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九

南平世家第九

高季興 子從誨 從誨子保融 保勗 保融子繼冲

高季興字貽孫陝州硤石人也本名季昌避後唐獻祖廟諱更名季興季興少爲汴州富人李讓家僮梁太祖初鎮宣武讓以入貲得幸養爲子易其姓名曰朱友讓季興以友讓故得進見太祖奇其材命友讓以子畜之因冒姓朱氏補制勝軍使遷毅勇指揮使天福二年梁兵攻鳳翔李茂貞堅壁不出太祖議欲收軍還河中季

興獨進曰天下豪傑窺此舉者一歲矣今岐人已憊破在旦夕而大王之所慮者閉壁以老我師此可以誘致之也太祖壯其言命季興募勇敢士得騎士馬景季興受以計引見太祖景曰此行無還理願録其後嗣太祖惻然止之景固請乃行景以數騎馳叩城門告曰梁兵將東前鋒去矣岐人以爲然開門出追梁軍梁兵隨景後以進殺其九千餘人景死之茂貞後與梁和昭宗出贈景官謚曰忠壯季興由是知名明年拜宋州刺史從破青州徙頴州防禦使復姓高

氏當唐之末襄州趙匡凝襲破雷彥恭于荊南以其弟匡明爲留後梁兵攻破襄州匡凝奔于吳匡明奔于蜀乃以季興爲荊南節度觀察留後開平元年拜季興節度使二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荊南節度十州當唐之末爲諸道所侵季興始至江陵一城而已兵火之後井邑凋零季興招緝綏撫人士歸之乃以倪可福鮑唐爲將帥梁震司空薰王保義等爲賓客太祖崩季興見梁日以衰弱乃謀阻兵自固治城隍設樓櫓以兵攻歸峽爲蜀將王宗壽所敗文發兵

聲言助梁擊晉以侵襄州爲孔勍所敗乃絕貢賦累年梁末帝優容之封季興渤海王賜以袞冕劍佩貞明三年始復修貢梁亡唐莊宗入洛下詔慰諭季興司空薰等皆勸季興入朝京師梁震以爲不可曰梁唐世爲仇敵夾河血戰垂二十年今主上新滅梁而大王梁室故臣握彊兵居重鎭以身入朝行爲虜爾季興不聽留其二子以騎士三百爲衛朝于洛陽莊宗果欲留之郭崇韜諫曰唐新滅梁得天下方以大信示人今四方諸侯相繼入貢不過遣子弟將吏而

季興以身述職爲諸侯率宜加恩禮以諷動來者而反縻之示天下以不廣且絕四方內向之意不可莊宗乃止厚禮而遣之莊宗嘗問季興曰吾已滅梁欲征吳蜀何者爲先季興曰宜先蜀臣請以本道兵先進莊宗大悅以手拊其背季興因命工繡其手迹於衣歸以爲榮耀季興已去莊宗心悔遣之密詔襄州劉訓圖之季興行至襄州心動夜斬關而出已去而詔書夜至季興歸而謂梁震曰不聽子言幾不免因曰吾行有二失來朝一失放還一失且主上百戰以

取河南對功臣誇手抄春秋又曰我於手指上
得天下其自矜伐如此而荒于遊畋政事多廢
吾可無慮矣同光三年封南平王魏王繼岌已
破蜀得蜀金帛四十餘萬自峽而下而莊宗之
難作季興聞京師有變乃悉邀留蜀物而殺其
使者韓珙等十餘人初唐兵伐蜀季興請以本
道兵自取夔忠萬歸峽等州乃以季興爲峽路
東南面招討使而季興未嘗出兵魏王已破蜀
而明宗入立季興因請夔忠等州爲屬郡唐大
臣以爲季興請自取之而兵出無功不與季興

屢請雖不得已而與之而唐猶自除刺史季興拒而不納明宗乃以襄州劉訓爲招討使攻之不克而唐别將西方鄴克其夔忠萬三州季興遂以荆歸峽三州臣于吳吳冊季興秦王天成三年冬卒年七十一謚曰武信季興子九人長子從誨立

從誨字遵聖季興時入梁爲供奉官累遷鞍轡庫使賜告歸寧季興遂留爲馬步軍都指揮使行軍司馬季興卒吳以從誨爲荆南節度使從誨以父自絶于唐懼復見討乃遣使者聘于楚

楚王馬殷爲之請命于唐而從誨亦遣押衙劉知謙奉表自歸進贖罪銀三千兩明宗納之長興元年正月拜從誨節度使追封季興楚王謚曰武信三年封從誨渤海王應順元年封南平王從誨爲人明敏多權詐晉高祖遣翰林學士陶穀爲從誨生辰國信使從誨宴穀望沙樓大陳戰艦于樓下謂穀曰吴蜀不賓久矣願修武備習水戰以待師期穀還具道其語晉高祖大喜復遣使賜以甲馬百匹襄州安從進反結從誨爲援從誨外爲拒絶陰與之通晉師致討從

誨遣將李端以舟師爲應從誨求郢州
爲屬郡高祖不許契丹滅晉漢高祖起太原從
誨遣人間道奉表勸進且言漢得天下願乞郢
州爲屬漢高祖陽諾之高祖入汴從誨遣使朝
貢因求郢州高祖不與從誨怒發兵攻郢州爲
刺史尹實所敗漢遣國子祭酒田敏使于楚假
道荆南從誨問敏中國虛實以爲契丹之後兵
食皆殫意欲以誚敏敏爲言杜重威悉以晉戈
甲降虜虜置之鎮州未嘗以北而晉兵皆漢有
也從誨不悅敏以印本五經遺從誨從誨謝曰

孚之所識不過孝經十八章尒敏曰至德要道於此足矣敏因誦諸侯章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從誨以爲譏巳即以大卮罰敏荆南地狹兵弱介於吳楚爲小國自吳稱帝而南漢閩楚皆奉梁正朔歲時貢奉皆假道荆南季興從誨常邀留其使者掠取其物而諸道以書責誚或發兵加討即復還之而無媿其後南漢與閩蜀皆稱帝從誨所嚮稱臣蓋利其賜予俚俗語謂奪攘茍得無媿恥者爲賴子猶言無賴也故諸國皆目爲高賴子從誨自求

郢州不得遂自絶於漢逾年復通朝貢乾祐元
年十月卒年五十八贈尚書令謚曰文獻子保
融立從誨十五子長曰保勳次保正保融第三
子也不知其得立之因

保融字德長從誨時爲節度副使兼峽州刺史
從誨卒拜節度使廣順元年封渤海郡王顯德
元年進封南平王世宗征淮保融遣指揮使魏
璘率兵三千出夏口以爲應又遣客將劉扶奉
牋南唐勸其内附李景稱臣世宗得保融所與
牋大喜賜以絹百匹荆南自後唐以來常數歲

一貢京師而中間兩絶及世宗時無歲不貢矣保融以謂器械金帛皆土地常產不足以効誠節乃遣其弟保紳來朝世宗益嘉之初季興之鎭梁以兵五千爲牙兵衣食皆給於梁至明宗時歲給以鹽萬三千石後不復給及世宗平淮故命泰州給之保融性迂緩無材能而事無大小皆委其弟保勗其從叔從義謀爲亂爲其徒高知訓所告徙之松滋而殺之

宋興保融懼一歲之間三入貢建隆元年以疾卒年四十一贈太尉謚曰貞懿弟保勗立

保勗字省躬從誨第十子也保融卒拜節度使
三年保勗疾謂其將梁延嗣曰我疾遂不起兄
弟孰可付之後事者延嗣曰公不念貞懿王乎
先王寢疾以軍府付公今先王子繼沖長矣保
勗曰子言是也即以繼沖判内外兵馬十一月
保勗卒年三十九贈侍中保融之子繼沖立
繼沖字成和保勗卒拜節度使湖南周行逢卒
子保權立其將張文表作亂建隆四年
太祖命慕容延釗等討之延釗假道荆南約以
兵過城外繼沖大將李景威曰兵尚權譎城外

之約不可信也宜嚴兵以待之判官孫光憲叱
之曰汝峽江一民尓安識成敗且中國自周世
宗時已有混一天下之志況
聖宋受命
真主出邪
王師豈易當也因勸繼冲去斥候封府庫以待
繼冲以爲然景威出而歎曰吾言不用大事去
矣何用生爲因扼吭而死廷釗軍至繼冲出逆
于郊而前鋒遽入其城繼冲亟歸見旌旗甲馬
布列衢巷大懼即詣廷釗納牌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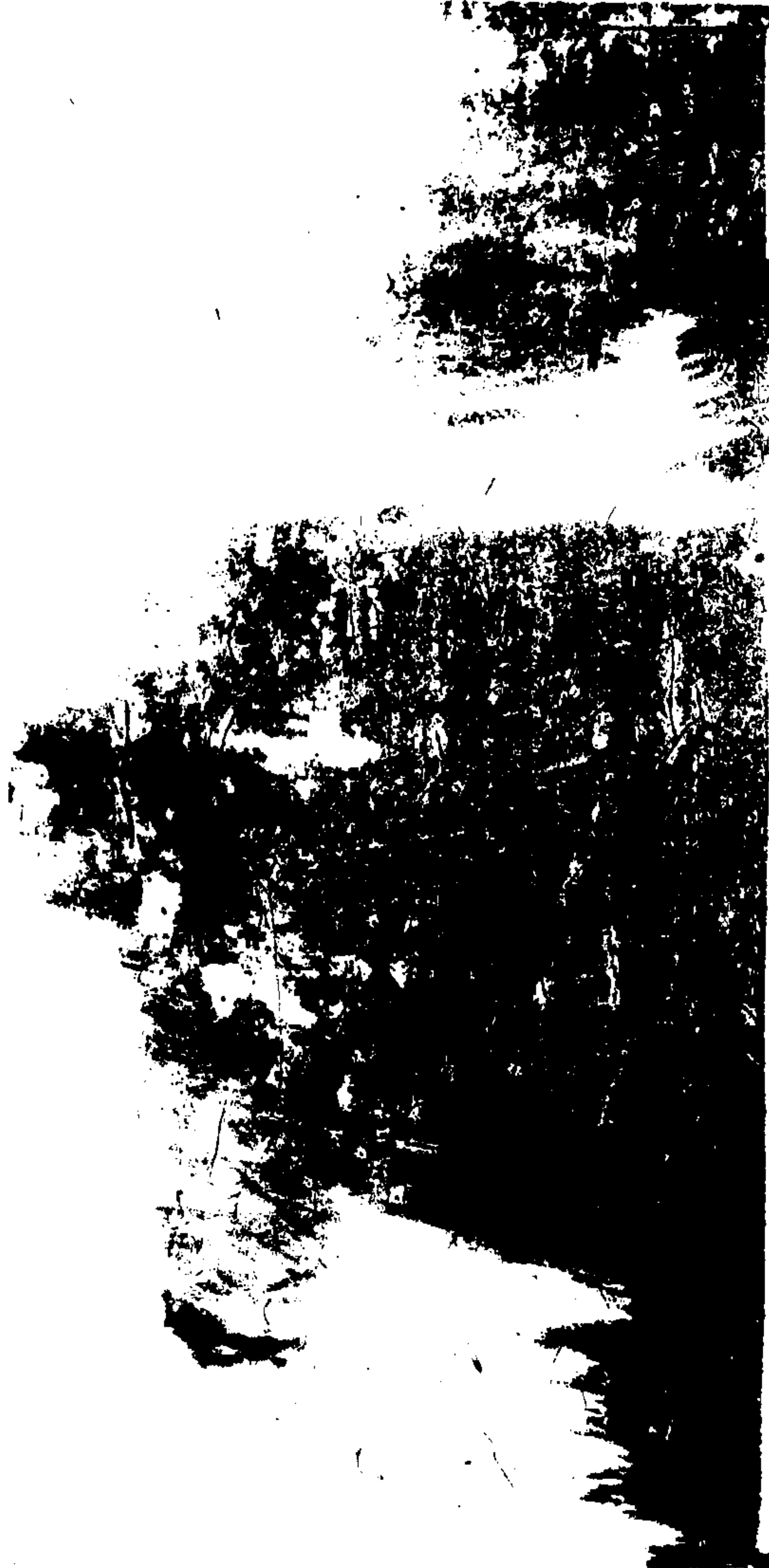
太祖優詔復命繼冲爲節度使乾德元年有事于南郊繼冲上書願陪祠九月具文告三廟率其將吏宗族五百餘人朝于

京師拜武寧軍節度使以卒光憲拜黄州刺史

其後事具

國史季興興滅年世甚明諸書皆同蓋自梁開平元年鎮荊南至 ○ 皇朝乾德元年国除凡五十七年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九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

東漢世家第十

劉旻　子承鈞　承鈞子繼恩　繼元

劉旻漢高祖母弟也初名崇爲人美鬚髯目重瞳子少無賴嗜酒好博嘗黥爲卒高祖事晉爲河東節度使以旻爲都指揮使高祖即帝位以爲太原尹北京留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隱帝時累加中書令隱帝少政在大臣周太祖爲樞密使新討三叛立大功而與旻素有隙旻頗不自安謂判官鄭珙曰主上幼弱政在權臣而吾

與郭公不叶時事如何珙曰漢政將亂矣晉陽兵雄天下而地形險固十州征賦足以自給公爲宗室不以此時爲計後必爲人所制旻曰子言乃吾意也乃罷上供征賦收豪傑籍丁民以益兵三年周太祖起魏隱帝遇弑旻乃謀舉兵周太祖之自魏入也反狀已白而漢大臣不即推尊之故未敢即立乃白漢太后立旻子贇爲漢嗣遣宰相馮道迎贇于徐州當是時人皆知太祖之非實意也旻獨喜曰吾兒爲帝矣何患乃罷兵遣人至京師周太祖少賤黥其頸上爲

飛雀世謂之郭雀兒太祖見旻使者具道所以立贇之意因自指其頸以示使者曰自古豈有雕青天子幸公無以我為疑旻喜益信以為然太原少尹李驤曰郭公舉兵犯順其勢不能為漢臣必不為劉氏立後因勸旻以兵下太行控孟津以俟變庶幾贇得立贇立而罷兵可也旻大罵曰驤腐儒欲離間我父子命左右牽出斬之驤臨刑歎曰吾為愚人畫計死誠宜矣然吾妻病不可獨存願與之俱死旻聞之即并戮其妻于市以其事白漢以明無佗已而周太祖果代漢

降封贇湘陰公旻遣牙將李謍奉書周太祖求贇歸太原而贇已死旻慟哭爲李驤立祠歲時祠之乃以周廣順元年正月戊寅即皇帝位于太原以子承鈞爲太原尹判官鄭珙趙華爲宰相都押衙陳光裕爲宣徽使遣通事舍人李謍間行使于契丹契丹永康王兀欲與旻約爲父子之國旻乃遣宰相鄭珙致書兀欲稱姪皇帝以叔父事之而已兀欲遣燕王述軋政事令高勳以冊尊旻爲大漢神武皇帝并冊旻妻爲皇后兀欲性豪儁漢使者至輒以酒肉困之珙素

有疾兀欲彊之飲一夕而以醉卒然兀欲聞旻自立頗幸中國多故乃遣其貴臣述軋高勳以自愛黃騮九龍十二稻玉帶報聘已而兀欲為述軋所弒述律代立旻遣樞密直學士王得中聘于述律求兵以攻周述律遣蕭禹厥率兵五萬助旻旻出陰地攻晉州為王峻所敗是歲大寒旻軍凍餒亡失過半明年又攻府州為折德扆所敗德扆因取岢嵐軍周太祖崩旻聞之喜遣使乞兵于契丹契丹遣楊衮將鐵馬萬騎及奚諸部兵五六萬人號稱十萬以助旻旻以張

元徽爲先鋒自將騎兵三萬攻潞州潞州李筠遣穆令鈞以步騎二千拒元徽于太平驛元徽擊敗之遂圍潞州是時世宗新即位以謂旻幸周有大喪而天子新立必不能出兵宜自將以擊其不意自宰相馮道等多言不可世宗意甚銳顯德元年三月親征甲午戰于高平李重進白重贊將左樊愛能何徽將右向訓史彥超居中軍張永德以禁兵衛蹕旻亦列爲三陣張元徽居東偏楊衮居西偏旻居其中衮望周師謂旻曰勍敵也未可輕動旻奮髯曰時不可失無妄言

也袞怒而去旻號令東偏先進王得中叩馬諫
曰南風甚急非北軍之利也宜少待之旻怒曰
老措大毋妄沮吾軍即麾元徽元徽擊周右軍
兵始交愛能微退走其騎軍亂步卒數千弃甲
叛降元徽呼萬歲聲振川谷世宗大駭躬督戰
士士皆奮命爭先而風勢愈盛旻自麾赤幟收
軍軍不可遏旻遂敗日暮旻收餘兵萬人阻澗
而止是時周之後軍劉詞將之在後未至而世
宗銳於速戰戰已勝詞軍繼至因乘勝追擊之
旻又大敗輜重器甲乘輿服御物皆爲周師所

獲旻獨乘契丹黃騮自鵰窠嶺間道馳去夜失道山谷間得村民爲鄉導誤趨平陽得佗道以歸而張元徽戰殁于陣楊袞怒旻按兵西偏不戰故獨全軍而返旻歸爲黃騮治廄飾以金銀食以三品料號自在將軍世宗休軍潞州大宴將士斬敗將樊愛能何徽等七十餘人軍威大振進攻太原遣符彥卿史彥超北控忻口以斷契丹援路太原城方四十里周師去城三百步圍之亙自四月至於六月攻之不克而彥卿等爲契丹所敗彥超戰殁世宗遽班師初周師圍

城也旻遣王得中送楊袞以歸因乞援兵於契
丹契丹發數萬騎助旻遣得中先還至代州代
州將桑珪殺防禦使鄭處謙以城降周幷送得
中于周世宗召問得中虜助兵多少得中言送
袞歸無所求也世宗信之巳而契丹敗符彥卿
於忻口得中遂見殺旻自敗於高平巳而被圍
以憂得疾明年十一月卒年六十子承鈞立
承鈞旻次子也少頗好學工書旻卒承鈞遣人
奉表契丹自稱男述律答之以詔呼承鈞爲兒
許其嗣位初旻常謂張元徽等曰吾以高祖之

業纘之寃義不爲郭氏屈爾期與公等勉力以復家國之讎至於稱帝一方豈獲已也顧我是何天子爾亦是何節度使故其僭號仍稱乾祐不改元不立宗廟四時之祭用家人禮承鈞既立始赦境内改乾祐十年曰天會元年立七廟於顯聖宫契丹遣高勳助承鈞承鈞遣李存瓌與勳攻上黨無所得而還明年世宗北伐契丹下三關契丹使來告急承鈞將發兵而世宗班師乃已宋興昭義節度使李筠叛命遣其將劉繼冲判官孫孚奉表稱臣執其監軍周光遜李廷玉送

于太原乞兵爲援承鈞欲謀於契丹繼冲道筠意請無用契丹兵承鈞即率其國兵自將出團柏谷羣臣餞之汾水僕射趙華曰李筠舉事輕易陛下不圖成敗空國興師臣實憂之承鈞至太平驛封筠隴西郡王筠見承鈞儀衛不備非如王者悔臣之筠因自陳受周氏恩不忍背德而承鈞與周世仇也聞筠言亦不悅遣宣徽使盧贊監其軍筠心益不平與贊多不叶承鈞遣宰相衞融和解之已而筠敗死衞融被執至京師

太祖皇帝問融承鈞所以助筠反狀融言不遜
太祖命以鐵檛擊其首流血被面融呼曰臣得
死所矣
太祖顧左右曰此忠臣也釋之命以良藥傅其
瘡遣融致書于承鈞求周光遜等約亦歸融太
原承鈞不報融遂留京師承鈞謂趙華曰不聽
公言幾至於敗然失衛融盡賚吾以爲恨爾承
鈞由此益重儒者以抱腹山人郭無爲參議國
政無爲棣州人方顙鳥喙好學多聞善談辯嘗
衣褐爲道士居武當山周太祖討李守貞于河中

無爲詣軍門上謁詢以當世之務太祖奇之或
謂太祖曰公爲漢大臣握重兵居外而延縱横
之士非所以防微慮遠之道也由是太祖不納無
爲去隱抱腹山承鈞内樞密使段常識之薦其
材承鈞以諫議大夫召之遂以爲相五年宿衛
殿直行首王隱劉紹趙鸞等謀作亂事覺被誅
其詞連段常乃罷樞密爲汾州刺史縊殺之自
旻世凡舉事必禀契丹而承鈞之立多畧契丹
遣使者責承鈞改元援李筠殺段常不以告承
鈞惶恐謝罪使者至契丹輒見留承鈞奉之愈

謹而契丹待承鈞益薄承鈞自李筠敗而失契丹之援無復南侵之意地狹產薄以歲輸契丹故國用日削乃拜五臺山僧繼顒爲鴻臚卿繼顒故燕王劉守光之子守光之死以孽子得不殺削髮爲浮圖後居五臺山爲人多智習書商財利自旻世頗以賴之繼顒能講華嚴經四方供施多積畜以佐國用五臺當契丹界上繼顒常得其馬以獻號添都馬歲率數百匹又於柏谷置銀冶募民鑿山取鑛烹銀以輸劉氏仰以足用即其冶建寶興軍繼顒後累官至太師中書

令以老病卒追封定王
太祖皇帝嘗因界上諜者謂承鈞曰君家與周
氏爲世讎宜其不屈今我與爾無所間何爲困
此一方之人也若有志於中國宜下太行以决
勝負承鈞遣諜者復命曰河東土地兵甲不足
以當中國之十一然承鈞家世非叛者區區守
此蓋懼漢氏之不血食也
太祖哀其言笑謂諜者曰爲我語承鈞開爾一
路以爲生故終其世不加兵承鈞立十三年病
卒其養子繼恩立

繼恩本姓薛氏父釗爲卒旻以女妻之生繼恩漢高祖以釗壻也除其軍籍置之門下釗無材能高祖衣食之而無所用妻以旻女常居中釗罕得見釗常怏怏因醉拔佩刀刺之傷而不死釗即自裁旻女後適何氏生子繼元而何氏及旻女皆卒旻以其子承鈞無子乃以二子命承鈞養爲子承鈞立以繼恩爲太原尹承鈞嘗謂郭無爲曰繼恩純孝然非濟世之才恐不能了我家事無爲不對承鈞病臥勤政閣召無爲執手以後事付之承鈞卒繼恩生㠯長於契丹而後

立繼恩服縗裳視事寢處皆居勤政閣而承鈞故執事百司宿衛者皆在太原府廨九月繼恩置酒會諸大臣宗子飲罷卧閣中供奉官侯霸榮率十餘人挺刃入閣閉戶而殺之郭無爲遣人以梯登屋入殺霸榮并其黨初承鈞之語郭無爲也繼恩怨無爲不助已及立欲逐之而未果故霸榮之亂人皆以謂無爲之謀霸榮死口滅而無知者無爲迎繼元而立之

繼元爲人忍旻子十餘人皆無可稱者當繼元時有鎬錯錡錫銑於繼元爲諸父皆爲繼元所

殺獨銑以佯愚獲免承鈞妻郭氏繼元兄弟自
少母之繼元妻段氏嘗以小過爲郭氏所責既
而以它疾而卒繼元疑其殺之及立遣嬖者范
超圖殺郭氏郭氏方縗服哭承鈞于柩前超執
而縊殺之於是劉氏之子孫無遺類矣繼元立
改元曰廣運

王師北征繼元閉城拒守

太祖皇帝以詔書招繼元出降許以平盧軍節
度使郭無爲安國軍節度使無爲捧詔色動而
幷人及繼元左右皆欲堅守以拒命無爲仰天

慟哭拔佩刀欲自裁爲左右所持繼元自下執其手延之上坐無爲曰奈何以孤城拒百萬之王師蓋欲搖動幷人而幷人守意益堅官者衞德貴察無爲有異志以告繼元繼元遣人縊殺之初

太祖皇帝命引汾水浸其城水自城門入而有積草自城中飄出塞之是時

王師頓兵甘草地中會歲暑雨軍士多疾乃班師

王師已去繼元決城下水注之臺駘澤水已落而城多摧圮契丹使者韓知璠時在太原歎曰

王師之引水浸城也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若先浸而後涸則幷人無類矣太平興國四年王師復北征繼元窮窘而幷人猶欲堅守其樞密副使馬峯老疾居于家舁入見繼元流涕以興亡諭之繼元乃降

太宗皇帝御城北高臺受降以繼元爲右衛上將軍封彭城公其後事具

國史旻年世興滅諸書皆同自周廣順元年建號至皇朝太平興國四年滅凡二十八年

餘具年譜注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